

试论儒家分析心理学的理解

李 符 永*

I. 儒家文化与精神健康

儒家文化所助长的家长制意识,男尊女卑思想及体面文化,是众多的韩国人犯解离性转换障碍症(Histerie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向产业社会急剧转换的历史进程中,老一代人想固守传统儒教价值的保守倾向和新时代追求个人自由的风潮之间发生的冲突中,仍有为数不少的中老年女性由于主体意识的暧昧和混乱,体验着较为深刻的矛盾,甚至因此身心健康受到威胁。

但是,如果我们对典型事例作一番详尽的调查,不难发现,这些纠葛的大部分,其原因与其说是来自儒教思想,倒不如说是来自于对儒教的传统思想及人生态度的错误理解以及顽固的社会习俗。

在朝鲜王朝五百年间,儒教充当统治理念的工具,成为唯一的道德行动规范并形成制度化。这样,儒教与其本来精神相违,过分强调划一地制约人的行动,达到了严重压抑个人本性的地步。现代韩国中年女性的无奈,也在于人们无条件顺从这种集团规范(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称Persona)并离自己的本性逐渐远去。这与西欧的情况相似,基督教虽不强迫西欧人体现其本来精神,却迫使集团

* 汉城大医大名誉教授,韩国Jung研究院院长

性地顺从规格化的行动规范,导致精神健康的种种危害,进而引发了反基督的行动,史称Christi。

在被歪曲的儒教文化氛围中,有必要对儒教本来的人间主义精神,个性尊重,修己治人的自我认识态度,对超越者的敬畏精神等作一次再认识,有必要作一番合乎现代韩国人心性的再解释。基于这种目的,将一些研究结果简述如下。

II. 从分析心理学看自我实现与儒教的关系

分析心理学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心理学说。他所说的自我实现(或称个性化)就是人格的成熟,也就是在真心意义上实现精神健康。那就是用自我意识,将自己已有的但又未知的无意识的内容意识化,进而使自己固有的精神全部得以实现的过程。人无论是谁,都具有一种在无意识状态下实现本来的自己和自己全部精神的能力,这与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ego)不同,是以全部精神为中核,我们称之为自己(self)或自己原型。自我实现是一种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使自我接近于自己的过程。那是一种实现自己,也就是实现自己的整体性的过程,是将无意识逐渐意识化的过程,它在自我的积极介入中得以促进。

分析心理学的这种假设,恰似大乘佛教的归一心源及老子的道的实现。但,荣格本人对儒教所提及的,只不过是一些认为孔子是可与苏格拉底(Sokrates)相比拟的教育家啦,或介绍有关孔子看《易经》的卦的短小轶事罢了。

现将《论语》中所出现的有关以成熟人格的人格论为中心的

一些论点,如,①人的本性和发展,②自我超越和无意识概念的关系,③与成熟人格相关的基本伦理和君子,小人论等,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人格论相比较,将其所得结论简单介绍如下。

如果我们综合整理《论语》的注释家们所发的议论,不难发现,《论语》认识到,存在是人的心性的先天的基础,并认定其具有创造性。再加上后天的环境因素(教育,环境,个人意志)的影响,人格亦可以变化。它指出人格是阶段性地发展,并只能是阶段性地发展。这一发展是靠自己认识的不间断的艰苦劳动得以实现的,其终极的目标是实践仁,即成就人的极致。这里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巧妙的言辞或知识。自己认识,需要自己醒悟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并要求借鉴别人的行动,用以自省或改过。君子作为成熟的人格形象,不是因为得到集团的认同,而在于他是个性人格的所有者。他视伦理的价值高于社会的利益,并有勇气追随这一正义,但又能与所有的人协调,绝不以偏见埋怨别人。他不把无意识界与自我意识区分开来,但又以任何超越的秩序(天命)作为前提,并主张认识和实践它。穷极的真理是无言的,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成熟,即成仁的路谁都可以走,但真正达到却是艰难的。

以上所说观点均与分析心理学的人生观或自我实现相一致。但在《论语》中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人的心性或无意识所包含的内容—非合理的,行动的攻击性和背德性(怪力乱神—恶, das Böse 的问题)问题,和神话的,古态的行动类型所引起的问题,对这些孔子并不是大胆地面对,而是回避同它们的对立。正如从君子小人的区别中所看到的,孔子强调成熟与未熟,觉者与不觉者等互难相容的二分法,并强调向善这一方向认同,过分排除未熟向成熟转化的可能性,进而将分析心理学意义上的影像的投射可能性内包于人格观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际关系中,虽然强

调伦理的一面,却很难找到夫妻之间或在异性之间感情交流的重要性方面的言词,反而描述小人和女子难养。

《论语》的人格论中,君子论和为做君子而修行是一种伦理的人格论。作为达此目的的方法,要求人际关系中观照自身的心,这一点上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再则,某种程度上,对善的认同也有益于促进青少年期可能形成和确立社会作用(Persona)。在《论语》的立场上看,自我实现是通过人际关系的具体行动,展开未来理想化真理的过程。如果说仁是接近于荣格的自己自身(Selbst)的概念,礼又是自己(Selbst)的社会表现,既出之于原形的根据,又是一个规范化的模式。与Selbst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Persona的意义也在于此。

《论语》中出现的人格形象,既相当地个性化,又有通融性,而且是科学的和现实的人的形态。但难免受到一种嫌疑,那就是制造一种道德的人间形象模式,迫使效仿孔子或君子,进而抑制每个人选择决断和表达个人感情的自由。但是,过去西欧的自然科学式心理学,强调过分的机能主义,过分的客观主义和机械的人性观,至此,有必要对分析心理学所主张的作为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关于人的无意识的伦理性(Ethos)问题来一个再认识,从这一点上,儒教的伦理观,尤其是对感情(四端)的新理解,在补充西欧现代心理学的意义上是一个重要课题。

III. 与知天命的关系

儒教观点上的天,在荣格的观点中是自己原型(Selbst Archetypus)。中和仁都意味着自己(Self)的目的,而且是个性化(自我

实现)的原型的配列(Constellation)。孔子似乎是想教给那一时代的人们以有关超越自我的灵魂世界的意义。孔子对天的敬畏态度,使我们想起荣格倾向于无意识的自己的宗教的(Religio)态度。因此,自我实现或者是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是反映在我们心中的对天命的追踪。在这种场合,宗教的态度—对Numinose的有足够注意力的诚实的观照—是必需的。

问题在于,如果说天命是超越的,那么我们可否知天命?与分析心理学不同,孔子并没有说出知天意的方法。似乎觉得那种具备超越的智慧的能力,只能在人生后期经过长期修己的修养之后才能获得。在他看来,只要不自欺欺人,以诚的态度,通过能以观察内心深处的慎独和无投机取利的恕,还有爱人的仁,就可以从他人,从古典、历史、诗、音乐、伦理原理中学到智慧。在孔子看来,一切人可以为师,人际关系就是教育的源泉。他的教诲正是荣格所指出的东洋式冥想特征,即通过人生的认识(Erkennen durch das leben)。

易、道、佛家的观点一旦反映到新儒学的世界观中,天和天命的概念就被包括在气、阴阳、理的概念之中了。天的象征由此而变成心理的,形而上的概念。称之为小宇宙的人的性,被看作是由理和气构成的。人的心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被新儒学者标记成一种图式。其中退溪的《天命新图》在心理学方面表现出一种很有趣的想法。表面上看,它似乎是有关精神整体性的象征画,但它明明具备着曼荼罗(Mandala)的构造。

正如一切宗教的信条一样,古典的儒教在天和天命所规定的正义的严肃的权威背后,似乎有点在超越自我的领域中忽视部分侧面的感觉。这就是在前面谈到的,孔子所未曾言及的怪力乱神的世界。在儒教的这些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属于无意识的影子,如、性、女性的魅力、小人、女子等观念。回避精神影子这一侧面,是儒

教的长处但又是短处。理在荣格的立场上是自己的原形,或者是自己的原形的原理,也就是已经观念化了的自己的原形。

孔子本来的精神不在于僵化了的集团道德信条,而在于实现仁和爱人。毋庸置疑,知天命并不是自己省察的最终阶段,而只不过是延长成熟过程的前提而已。知天命是绝对调和,自由状态和中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天毕竟是超越自我而存在的。这是孔子不大讲命,仁和天的原因。正所谓天命不可言状是也。

如同老子一样,孔子也曾将刚强、果断、朴质、慎言等提到仁的高度予以评价。他厌恶巧言令色。什么战略,政治宣传,在华丽的言辞和诡辩天花乱坠的商业主义社会中,我们看到,通贯现代和未来,恐怕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的朴素,才能起促进人类共同体成熟过程的宝贵的催化剂作用,而且理应如此。

孔子关于体念的条目中我们可以读到,是有那么一种用人的语言是难以说明的,神秘的和可敬畏的东西存在,这也说明非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现代心理学,已开始逾越孔子这样的老哲人而探究自己(Selbst)的秘密,并探明了无意识诸世界的特性。但是,对无意识的Numinose的世界的敬畏态度,最终可能将停留在荣格学派心理学者们在自己实现(个性化过程)中所取的基本态度上。

解放以后的韩国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体系正在连根动摇,反儒教的行为或现象也司空见惯,究其原因,如同西欧基督教的价值观变化时的情形相似,开始起因于被儒教的家长式的、主知主义的、伦理的价值体系所生成的集团的、化一的形式主义规范排除于意识之外,并压抑在无意识下的那种本能的,非合理的精神(怪力乱神)反作用(精神的enanti odromia)。

这种反作用将导致连正常的社会伦理价值都可以破坏的严重危害。因此,对我们来讲,包括儒教思想在内的东洋古典所拥有的

自己省察的精神姿势是必需的。从这一点上,对儒教思想进行一次合乎现代人心性的再照明,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为此,正如新儒学者们接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得以发展,儒教必须着手自己克服自己的工作。这一工作,可以通过儒教思想本身纵横的比较分析,通过与其他宗教思想的比较分析,及通过与相关于人之心性的东西西洋有关人之本性的诸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并使之得以互为补充和完善。要使儒教的价值得以生存,就不可以走过去的老路,企图将儒教推崇为唯一绝对的理念,或将其制度化,行动规范化,而应认真深入地学习重自我省察,重实践的传统精神。少数集团的这种真挚的努力,将是唯一的和行之有效的。